

问 候

一声问候
别来无恙
一颗真心
为你送上
一片希望
别再迷茫
一份祝福
三退安康
一份正义
维护善良
一份永恒
绽放辉光



为什么劝你“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 ◆ 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
- ◆ 天出奇石 昭告“中国共产党亡”
- ◆ “三退”大潮 势不可挡

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 本文译自 Von Richard Wurmbrand 所著的《Marx and Satan》一书，另外还参考了《The Cult of Marx - its origin in Satanism》、《Was Marx a Satanist?》等文章。

◆ 本文谈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很多都可在马克思主义者建的网站 www.marxists.org 中查到。

◆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有多个英译本，字句稍有出入，但大意相同。

名词简释：

Satan ——撒旦，是犹太基督系宗教里的恶魔之王。

Lucifer ——路斯弗，堕落天使。

Abyss ——无底地狱。佛教中亦有阿鼻地狱（Abichi Hell）之说。



马克思死后埋在英国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大陆译为“海格特公墓”）。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的撒旦崇拜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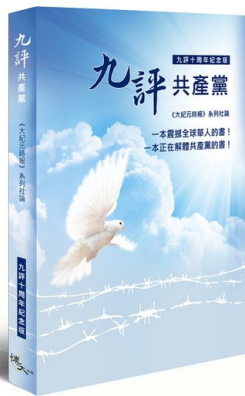
图：2016年5月8日香港声援二亿三千万人三退的大游行。

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方法

可使用真名、化名、小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翻墙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201-625-6301
 - ◆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 ◆ 可利用出国的机会，在国外将三退声明通过上述方式发表或交给退党服务中心义工。
- 【提示】电话接通之后，如果听到录音告之“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话”，请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请相互转告。

“三退”大潮 势不可挡



2004 年 11 月 19 日，海外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系列社论，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深刻揭示了中共的欺骗、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此后的短短几年里，华人世界出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精神觉醒运动——“三退”大潮，截至 2016 年 6 月 3 日，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二亿三千九百三十四万。而且现在每天在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都达到 10

万人左右。“三退”大潮，势不可挡，愿更多善良的中国人都快快“三退”，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 年 1 月 12 日

马克思主义源自一个撒旦教秘密组织——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一点。

马克思少年时最初信仰基督教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马克思第一部知名作品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 15: 1-14 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他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他，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引用原文略）

可见马克思知道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基督教。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在升华，使考验得到慰藉，使我们心灵敞开关爱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骄傲或渴望名声，而是因为基督。”

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

“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他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

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马克思学生时代的后期开始背离基督教，仇恨人类，渴望向上帝复仇

然而，马克思获得文凭不久，灵异之事发生了。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于马克思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

说人类是“人类垃圾”，又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那时，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马克思相信上帝确实存在，虽然上帝从未伤害他，他却要与他争斗。马克思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他在童年时从未挨饿，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又比他的朋友们好得多。那么，这可怕的对神的仇恨从何而来？其私人动机尚未可知。或许，作此宣言时，马克思是“另一位”的喉舌？

在这个大多数年青人梦想着为他人做好事的年纪，年轻的马克思却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马克思梦想毁灭神所创造的世界。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在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胸中的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入党与发毒誓

除了共产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誓要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共产党自称魔鬼幽灵，那么对共产党宣誓效忠、献身、牺牲，就是向魔鬼幽灵宣誓效忠、献身、牺牲。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就是把生命交给魔鬼幽灵的过程，是一个人放弃人性、放弃自由的过程，这个生命就从此成为共产党（魔鬼）的奴隶和工具。这样的宣誓内容是一个卖身的契约，是一个毒誓。

随着毒誓的发出，在人的额头上就会被印上了一个魔鬼的印记（也被称为：“兽的印记”“兽记”或“兽印”，这个“印记”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圣经启示录》中称，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当你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时，你的“兽印”就会被抹去，就不会在“天灭中共”时随它一块遭殃。

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国民也是党民，很多人都主动或被动的宣誓入过队、团、党，由于共产党的统治是谎言政治，人们无从看到真相，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并不知道这种党旗下的宣誓意味着什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入党宣誓流于形式，是无所谓的事。其实，那种毒誓是共产魔鬼把你拖入地狱的凭证。只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有行为的表示，才能取消这种毒誓，才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才会在“天灭中共”时保命、保平安。

有人可能说“自己心中退党就算退了，不必声明”；还有人认为“自己多年没交党费了，就算自动退党了”；或者认为“年龄大了，已经自动退团、退队了”。但这都不能抹掉加入党、团、队时举着右手宣誓而被打上的印记，无法“解除毒誓”。而天灭中共时，没有解除这个毒誓的人，将成为中共的陪葬。

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解除这个“毒誓”。神看人心，只要真心声明“三退”，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

“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

马克思甚至辩称，中国人有一种对鸦片的爱好：

“真的，中国人放弃鸦片，比德国人戒掉烟草更难。”

（转载自阿波罗网）

天出奇石 昭告“中国共产党亡”

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 2.7 亿岁的“藏字石”，长 7 米，高 3 米，重百余吨，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



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產党亡”，每个字一尺见方，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乃天然形成，堪称世界奇观。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但都隐去“亡”字，“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上图为藏字石和风景区门票）。

天然形成的字，按照顺序排列，如此奇妙的巧合，在概率上几乎为零。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天意！

坐于王座上的“那一位”，将散布极端的痛苦与恐惧——这个自白和“我将在上苍设立我的王座”一句，使我们想起了路斯弗的骄傲之言：“我要升到天上，在神的众星之上，我将设立我的王座。”（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14：13）

而马克思在某个时期最亲密的朋友 Bakunin 写道：

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马克思 18 岁时著《Oulanem》剧本显示：与撒旦签约出卖灵魂，打上撒旦印记，为撒旦代言，让全人类下地狱

为何马克思想要这样一个王座？

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中，有着答案。这个剧本叫《Oulanem》。要理解这个题名，需要知道如下之事：

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不过这只是第一场戏，后面的内容迟迟没有放上网。为什么呢？

撒旦崇拜由来已久。在《圣经·旧约·申命记》中我们读到，那些人“向魔鬼献祭”，然后，以色列之王 Jeroboam 设立了高位、牛羊的祭师。

要理解《Oulanem》这个剧本，我们必须依靠马克思的一个奇异自白。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写道：

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

英国殖民主义宣传者史密斯辩称，人类的进步是依靠大英帝国的扩张、在全球散布“自由市场”来推动的。

另一种为英国殖民主义所作的类似辩护则是由卡尔·马克思推动的。马克思被称为英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是名不符实的，因为他的著作故意利用人们的不满来煽动、操纵群众。马克思 30 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并成为被英国首相 Palmerston 愚弄的人。

马克思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这一点，在他为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掠夺辩护时，便已十分明显了。马克思以马基维利主义（Mandevillian）来作辩护，即，因为“资本主义”优于“东方的专制政治”，虽然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动和意图是邪恶的，英国的殖民主义却使印度受益！

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工。

卡尔·马克思在 1853 年 7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采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收到英属东印度了。”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看见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

下面再引用《Oulanem》剧本中的文字：

“他们也是 Oulanem, Oulanem,
这犹如死亡的名字，鸣响、鸣响，
直到它在卑微的蠕动着中消褪。
停止吧，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如空气般清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 ——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在高校所学的圣经中说，魔鬼被一位天使投入无底地狱之中（圣经·启示录 20：3）。这无底地狱是预备给魔鬼和堕落天使的，马克思却想将全人类投入这地狱之中。

退出共产邪教，去除“下去陪马克思”的桎梏印记

一位学自然科学的老中共党员，调回老家四川，当了半辈子马列主义教研组长，最后他向人推荐了《Marx and Satan》一书（Von Richard Wurmbrand 著），以及保存大量马克思主义者史料的网站 www.marxists.org。

老组长说：“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加入的是魔教！”最后他全家先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投入了“三退”大潮。老组长最后劝人说：“要想不再做马克思的‘朋友’，不交党费自动脱党是不够的，要改变‘下来陪我’的命运，得真正去认识马克思，彻底和魔（撒旦）决裂。”

中共元老们在惨烈内斗中受尽欺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组织的威胁使他们误以为恐怖限于文革，止于毛，却万万想不到《共产党宣言》中“在欧洲游荡的幽灵”这句话本身就透漏了重要天机：共产党是个颠倒正道的恐怖邪教。许多党员被共产党的罗网层层封闭，不可能知道马克思主义竟然发源于撒旦秘教，致使戴了红领巾的中国群众，虽身处神州，却深陷马克思与魔签约的圈套，冲不出撒旦的思维罗网。

有些老干部似乎否定了马克思，就丢了灵魂，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实际上把无产阶级这帮人称为“蠢蛋、恶棍及屁股”，甚至明言要这些死忠的党团员们一同与他“堕入地狱、下去陪他”！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魔之邪灵附体，我们更该静心阅读《九评共产党》，了解在短短六十多年间，共产邪党如何毁坏中国五千年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道德，枉死中国八千万生灵，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与危害！天必灭邪党，赶紧送给自己一道护身符：利用各种渠道化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以保未来平安！

（转载自阿波罗网，引用原文略，有删节。）

在这个剧本里，谁在代表马克思说话呢？从这个年轻人之言，我们有理由这样构想：他梦想人类会堕入无底地狱，而他自己，则会大笑着尾随那些被无神论诱骗的人们。除了撒旦教会的晋阶祭仪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有这种理念。

在《Oulanem》剧本里，Oulanem 死时，马克思写道：

“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

时钟停止了，那微小的建筑倒塌了。

很快我将紧抱永恒，

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 Mephistopheles 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一切——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喜欢引用这话，而斯大林则忠实执行之，甚至连他自己的家庭都毁掉了。

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Oulanem，这个通过马克思来发言的“他”，并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众魔而言，“永恒”意同“苦刑”。正是因此，众魔指责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8：29）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不安。他写道：

“哈，永恒，我们永远的痛苦，

无法描述、无法衡量的灭亡！

它是如此可憎，被造作出来，以蔑视我们——

而我们本身，作为盲目的时钟机器，

生来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愚蠢日历，

我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

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我们开始明白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什么了。他曾经有基督教的理想，但并没有付诸实践。他与其父的通信证明，他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娱乐，并因此导致他与父母之间无尽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已陷入一个秘密撒旦教组织的罗网，并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让我们看看《Oulanem》剧本的结尾吧：

“哈！在火轮上受刑之时，我必须愉快地在这永恒之环上跳舞；
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
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我和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
我要用我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

我要在它粗糙的现实周围投掷武器，
拥抱着我，这世界将哑然死去，
然后堕入绝对的虚无，
毁灭、不复存在——那才是真正的活着。”

据我所知，在著名作家中，只有马克思称自己的作品为“屎”、“污秽之书”。他自觉、蓄意地将秽物给予他的读者。怪不得他的某些信徒，比如罗马尼亚和莫桑比克共产党，强迫囚犯们吃自己的屎尿。

在《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之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Oulanem》这种剧本，可能是世上唯一的：在它里面，所有角色都确知他们的罪孽并纵情狂欢，如同过节日一般。那里没有黑与白，在这剧本里，一切都是黑暗的，而且所有人都表现出恶魔 Mephistopheles 的性格。里面的所有祈祷都是邪恶的，注定要被毁灭。

马克思写作《Oulanem》时，年仅 18 岁。此时，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已非常清晰。他没有幻想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

教士因信仰而被枪决了。执行枪决的军官在扣动扳机前说：“现在我们扯平了。”

共产党官员们是否有时被魔鬼附体了？他们是否成了撒旦的工具，去报复试图推翻恶魔王座的基督徒？答案是肯定的。

撒旦魔教的印记：为杀而杀，无人例外

共产党视人命如草芥。列宁在内战期间写道：

“不枪决那些不服从手令和动员的人是可耻的。多点报告结果！”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杀了四千个天主教牧师。

西方出版社于 1983 年 3 月 10 日报导，在津巴布韦，共产独裁者 Mugabe 的军队杀害了三千名 Ndebele 部落的人。此军队是北韩指导员训练出来的。军队命令该部落的人射杀自己成年的儿子，若有不从，就将他们连同儿子一齐射杀。

杀死政敌、发动战争、煽动革命，甚至大屠杀，俄国共产党员们，在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之后，又用暴力对付他们的友伴，包括他们最显赫的同志、革命的首领们，都不能幸免。这就是撒旦教的印记：它的革命不是为达到某一目标，而是为革命而革命，为杀而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永远的革命”。

成为罪犯或黑手党员是一项严重的人类罪行，而撒旦教的罪恶则远超于此，甚至突破了黑手党的底线。

Tomasso Buscetta 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他做了警方的线人，透露了黑手党的罪行。他说：“（黑手党认为）犯罪是必须而无可避免的，但它总要有理由。我们排斥无理的犯罪、为犯罪而犯罪、或只因个人冲动而犯罪。例如，我们排斥“株连”，不会谋杀目标身边的人，比如其妻子、儿女、亲戚等。”

撒旦教的罪行则属于另一体系。对于共产党来说，囚禁和折磨犯人的亲属，挑动人们父子互斗、骨肉相残，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它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其教义正是魔教。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

恩格斯也写到“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复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从一些简短的引言，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者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列宁：“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反基督教与迫害基督徒

Solzhenitsyn 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揭示，苏联内务部长 Yagoda 的嗜好，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和众圣的画像。他的两个同志也参与了这种行动。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又一个撒旦教仪式。

为何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人，要射击耶稣这个无产者，或玛利亚这个穷女人的画像呢？

一些基督教五旬宗（Pentecostalism）信徒讲述了一件二战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事：他们的一位传教士曾为别人驱魔，那个魔鬼离开附身之人时，恐吓道：“我会报仇的。”数年后，那位驱魔的五旬宗传

服务。他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

马克思父子通信讨论灵异之事

父：只有你的心有人性地跳动，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

在此时期，卡尔·马克思与其父的通信中，出现了一些灵异字句。马克思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这些话写于 1837 年 11 月 10 日，此前，这位年轻人已被承认为基督徒。他曾公开宣称基督住在他的心中，谁知没过多久就变成这样。是什么新的灵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呢？

马克思的父亲回复道：“对于这非常灵异之事有一种解释，但我强忍着不去作这种解释，尽管它貌似颇为可疑。”

这件灵异之事是什么？没有传记作者解释过这些奇异的话。

1837 年 3 月 2 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给马克思道：“有进步的人啊，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这并非我心中唯一的期望。这些曾是我长期的幻想，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的实现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地跳动，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

对于这位早已被承认为基督徒的年轻人，他父亲为何突然表现出担忧，怕他受到魔的影响呢？他父亲收到的诗，就是马克思给父亲 55 岁生日的贺礼吗？

以下摘自马克思的诗《关于黑格尔》：

“我的所有教言皆已混杂，变成魔鬼般的混浊。

因此，任何人随便怎么想都可以。”

以下是摘自《关于黑格尔》的另一些诗句：

“因为我发现了最高的真理，

又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的奥秘，
现在我如同神灵，
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又写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早年对艺术有傲然的抱负，他的诗词、剧本，对于探索其内心世界相当重要；不过，由于他缺乏诗人天赋，这些作品始终没被采纳。

马克思是所有神明的死对头——一个以自己灵魂为代价，从黑暗之王那里买了一把剑的人。

女儿 Eleanor 的回忆录揭示马克思与魔鬼的协定

马克思的女儿 Eleonora 写了一本书，名叫《摩尔人与将军——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忆录》。她说，在她小时候，卡尔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 Hans Rekle 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不完结。Hans Rekle 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Eleonora 写道，这些冒险中的一些事颇为恐怖，简直令她汗毛倒竖。

Robert Payne 在其《马克思》一书中，通过引用 Eleonora 的话道出了详情：可怜的 Rekle 巫师极不情愿卖掉他的玩偶，他总是把玩偶保留到最后一刻；然而，由于他与魔鬼有一个协定，他无法逃避。

为“Hruza”，其斯洛伐克语之意为“恐怖”，这是对“魔鬼”的一个称呼。

阿根廷一个恐怖组织的领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撒旦奴夫司基”。

Anatole France 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作家，他曾把法国一些最大的知识份子导向共产主义。在巴黎举行了一个魔鬼艺术展，其中一件展品，就是这位共产主义作家用于主持撒旦教祭仪的特制椅子。这张椅子的扶手和凳脚长角，并披着羊皮。

英国的撒旦教中心是高门墓地，卡尔·马克思就葬在那里。马克思的墓上曾举行黑魔法的灵异祭仪。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华国锋曾到那里致敬。

Ulrike Meinhof, Gudrun Enslin, 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红色恐怖主义者，也都加入了撒旦教。

恩格斯在《Anti-Duhring》中写道：“对人的博爱是荒谬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们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现在是这样。”

切·格瓦拉（Che Guevara, 阿根廷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作品中，他附和了恩格斯的思想：

“仇恨是斗争的要素——毫无怜悯的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

这正是魔鬼要对人类做的事。它大获成功了，和它一起的是众多声名狼藉的人类领袖。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希特勒、艾希曼（Eichmann, 纳粹头子）、门格勒（Mengele, 纳粹头子）、斯大林、毛泽东、安德罗波夫（Andropov, 苏共总书记）、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

马克思魔教的目标：“永远的革命”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道：

“我们必须让这些混蛋相信我们与他们继续友好，直到我们有能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道路。”

马克思的追随者斯大林，被同志称为魔鬼

斯大林身边的许多人说他像魔鬼一样，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 Milovan Djilas 跟斯大林很熟。他曾写道：

“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难道不是吗？”

斯大林的女儿 Svetlana Alliluyeva 从未深入研究撒旦教，但她居然也写道：

“Beria（苏联的内务部长）和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似乎有一种地狱魔鬼般的联系…… Beria 是个令人恐惧的、邪恶的魔鬼…… 一个可怕的魔鬼已占有我父亲的灵魂。”

Svetlana 又提到，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这就是统治了近半数人类，并号令人们在全世界进行恐怖活动的撒旦教祭司的写照。

更多的魔教追随者，在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和恐怖分子头目中

还有一些重要证据能证实共产党领导人的撒旦教信念。苏联红军将领之一，后来被斯大林枪决的 Tuhachevsky 元帅，他的女儿 Troitskaia 写道，她父亲在寝室的东方一角放着撒旦的画像。东正教徒通常是在此位置摆放（耶稣、圣母等的）圣像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宗教事务议会”是一个致力于刺探和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的机构。某共产党员就任此机构头目时，给自己取名

这位传记作家评论道：“受惊之后，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

马克思的交友和对其的影响

崇拜魔鬼，朋友中都是这样的人

马克思完成《Oulanem》和其它早期诗作时（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

但在此之后，马克思遇见了 Moses Hess，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社会主义理念。

在给 B. Auerbach 的一封信（1841）中，Hess 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更可能是唯一的，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最多 24 岁），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可见，其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最后，马克思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人给我们戒律，我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 Joanna Southcott 的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 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司，她自称能与恶魔 Shiloh 通灵。

马克思较少公开谈论形而上之事，但我们可以从他交往的人那里，收集关于他观点的信息。他在“第一国际”的一名同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Mikhail Bakunin（大陆译为巴枯宁），曾写道：

“那邪恶之尊，就是撒旦对神的反叛，在此反叛中，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撒旦，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

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

Bakunin 不仅赞颂路斯弗，他还有具体的革命计划，不过，这计划并不会解救被剥削的穷人。他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

马克思和 Bakunin 一起建立了“第一国际”以支持这一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认为法律、道德、宗教信仰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偏见潜伏于背后，就像众多资产阶级趣味一样。”

Bakunin 又揭示，Proudhon，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同样崇拜撒旦。Hess 把马克思介绍给了 Proudhon。Proudhon 的发型和胡子样式与马克思相似——这是 19 世纪的 Joanna Southcott 撒旦教会成员的典型特征。Proudhon 同样写了一些亵渎神明和召唤撒旦的作品。

德国著名诗人 Heinrich Heine 是马克思的又一位亲密朋友。此人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他写道：

“我呼唤魔鬼，于是它就来了，
带着惊奇，我细察它的面孔；
它不丑，也不残缺，
它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对 Heinrich Heine 大为崇拜。……他们的关系温暖而真诚。”

马克思为何崇拜 Heine？也许因为他的如下撒旦教思想吧：

“我有一个愿望。……我们前有一些美丽的树，若亲爱的神想让我全然快乐，他应赐给我这样的欣喜：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这些树上。怀着慈悯之心，在他们死后，我将宽恕他们对我做过的错事。是的，我们必须宽恕我们的敌人，但并非在他们被吊死之前。

者，共同为魔鬼而战，只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摘自《共产主义宣言》第二节）。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反犹太反各国各民族

下面再从恩格斯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整体心态和言论都充满魔性。他的朋友 Weitling 写道：“与马克思谈话时，话题通常是无神论、断头台、黑格尔、绳索、刀。”

马克思身为犹太人，却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名叫《犹太问题》。

马克思不仅恨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他大谈“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并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对于众多国家，他所表达的只有恨，没有爱。

马克思在其 1848 年的新年作品集中，写到“斯拉夫贱民”，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他认为，这些“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称无产阶级：蠢蛋、恶棍

马克思，这个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的人，将此阶级的人称为“蠢蛋、恶棍、屁股。”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主要特点是鼓吹暴力、斗争

马克思极为好斗。他颇为喜爱，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

怪不得其追随者斯大林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马克思早就表达过同样的理念。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谈到那些意见与他不一致的同志们：

之辞，我们找不到这两个人交流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只言片语。

恩格斯，这个认为马克思是被万魔附体的人，最后却沦落成马克思最亲密的合作者，共同为魔鬼而战

下面谈谈恩格斯。

恩格斯生于一个敬虔的家庭。事实上，他年轻时创作过漂亮的基督教诗词。他遇见马克思后，写下了对马克思的感想：

“谁在追求野蛮的目标？一个来自 Trier（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个显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脚后跟，伴着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广阔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长伸双臂，握紧邪恶的拳头；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像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占有了他。”

恩格斯对撒旦的危害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学家 Schelling》一书中，恩格斯写道：

“可怕的法国革命之后，一个全新的邪灵进入了一大群人；无神论以无耻、精致的方式，嚣张地抬头，让你觉得《圣经》的预言已经实现。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描述末世的无神论景象吧。《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许多伪先知将涌现，迷惑众人。因为不法之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坚忍到底的，必将得救。’

（24：11-13）……而圣保罗则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将会显现。他反对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2：3-4）……他跟随撒旦之功而来，带着所有力量、标记、谎称的奇迹，在众人身上行一切不义的诡诈，使他们毁灭——因为他们不接受拯救他们的真理之爱。因此，他们自心将产生强烈的错觉，使他们相信谎言；于是一切不信真理，却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2：9-12）

恩格斯，这个让人们警惕撒旦的人，这个认为马克思是被万魔附体的人，最后却难敌撒旦的魔力与诱惑，沦落成马克思最亲密的合作

我并不是报复狂。我可以爱我的敌人，但只有在他们遭受报复之后，我才能爱他们。那时我才能对他们敞开心扉。因为，未报仇之前，苦涩会留在人的心中。”

一个正直的人，会和有这样想法的人成为密友吗？

但马克思周围都是这样的人。Lunatcharski，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抛弃了与神有关的一切，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朋友，作为反对神明者，并非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无神论者。虽然马克思他们公开否认神明，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神的存在，他们从未怀疑过。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

“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
到处投掷我的臂铠，
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
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
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
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
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
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只有这些诗表现了马克思的撒旦教思想吗？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守护者们，对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仍然保密。

魔教徒混乱的私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告密同志，女佣成女奴性奴，私生子塞给恩格斯，二个女儿崩溃自杀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

Arnold Kunzli 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 Laura 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 Eleanor 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她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马克思和他的女佣 Helen Demuth 有一个私生子。马克思还酗酒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这种伪善也属于马克思的品格之一。

人们看到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有个女仆 Helen，鸵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法国左倾作家罗兰曾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篇小说里描写欧洲小贵族家庭女仆的惨境：白天过度劳累，夜间还要严防男主人骚扰，终于难逃魔掌，怀孕又怕女主人知晓，穿肥大衣服坚持操劳，终于早产，把婴儿生在地板上，血流如注。左倾作家想不到笔下的流氓主人竟远不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卑鄙。无论东西方雇佣工人，没有白干活不给工钱的，而这位独创“剩余价值论”号召反剥削的理论大师却终其一生，没付给女仆一文工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反，一至于此。

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共产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教父始。

马克思还有更严重的污点。1960 年 1 月 9 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 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 25 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

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 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描述了马克思的挥霍生活：

“他在柏林当学生时，马克思，这个依靠爹爹的孩子，每年得到 700 银元的零花钱。”

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 300 银元。而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的一位伯父在极度痛苦中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

“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 1855 年 3 月 8 日写道：

“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九十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 Lst；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对于比伯父更亲的人，马克思亦毫无慈心。甚至在谈及其母时，也是如此。马克思于 1863 年 12 月写信给恩格斯道：

“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 Trier 接收遗产。”

对于他母亲的死，马克思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另外，有充分证据表明，马克思与其妻关系恶劣。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她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除了大量淫秽